

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上)

编前语:清明,是中华儿女血脉里流淌的节气,引得一代代人以细雨润笔,追思故者。本期副刊策划推出“我们的节日·清明”诗文(分上下两期),或见《清明祭祀》里“一杯泥土催愁绪,几缕烟香惹泪痕”;或遇《守望麦地》中“麦粒飞溅,像一场金色的雨,落在生与死的边界”;或伫立墓地寄语“思念碑”,写下思念投入“天堂邮箱”,将金黄纸箔和袅袅青烟换成鲜花放在墓前……愿您在此驻笔,以墨痕续写荆楚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清明叙事。

守望麦地

张昆仑

麦苗刺破冻土,二月风
摇曳着绿色的火焰
一座座坟茔是大地隆起的关节
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骨骼在黑暗里拔节
麦穗灌浆的声音是他们的絮语
雨水渗入泥土,敲响地下的钟
墓碑上,名字被风蚀去
只剩下深浅不一的沟壑
那是犁铧的印记
麦浪起伏是他们的呼吸
在黄昏,与晚霞一同染红天际
他们守望的不仅是麦地
还有那些永远等不到的丰收
收割机轰鸣碾过坟头
麦粒飞溅,像一场金色的雨
落在生与死的边界
新坟旁又添新坟
麦地在缩小,墓碑在增多
他们依然弯着腰,在地下
继续播种,继续收割
麦地是他们的永恒
也是他们的牢笼
风吹过,麦穗低垂
像他们永远抬不起的头
守望,是一种无声的呐喊
在麦地里回荡。他们与麦子
一同生长,一同枯萎
一同等待下一个春天
麦地,是他们的坟墓
也是他们的摇篮
在华北平原,麦子是唯一的纪念碑
守望是永恒的轮回
在麦地里周而复始
他们是麦子,麦子是他们
在麦地里永远继续

清明,寻根脉品精神寄情感

陆剑

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是个时间驿站,走到这儿,走到这一天,每一个人都湿成一滴雨,在眼里在心里纷纷飘落。这一天,无论你在哪,无论你多忙,耳畔都萦绕着声声呼唤,这声音比春天的雨滴更能复苏人们的情感记忆。似乎有一种寻根感,沿着人们的神经奔跑,只有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边,这种情感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清明节是“根脉的节日”。如果说春节回乡是隆重而盛大的典礼,那么清明祭祖则是平静而深沉的仪式。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居住在国外的老董老人曾对他的子孙说:“你们不能忘本啊!”这“本”就是根脉,这“本”就是对根脉的向往和眷恋。清明节,对中华儿女而言,不管你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里,蕴藏血浓于水、情重于山的故土之情。芳草萋萋的清明时节,又何尝不是每一

个华夏人追溯自己精神源头寻根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清明节是“精神的节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黄土一杯魂。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忠诚信仰。革命先烈矢志不渝,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爱国主义。著名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面对外国人的歧视,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顶天立地,做一个中国人无尚光荣。”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顽强不屈。红军将领陈树湘,面对敌人的子弹穿透腹部,他用腰带压住伤口,忍着剧痛继续指挥部队战斗。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叫做铁纪如山。志愿军战士邱少云,面对飞溅的汽油燃烧烧灼着身上的伪装,他紧咬牙关,紧贴地面,一动不动,任凭火焰

蔓延——这就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英烈精神,这就是积淀为中华大地代代传承的本源基因。

清明节是“情感的节日”。伫立墓地寄语“思念碑”,写下思念投入“天堂邮箱”,将金黄纸箔和袅袅青烟换成鲜花放在墓前……这悠长意蕴的情感让人得以联想。常言道:人有志,家有谱,国有史。于己,清明是情感的一个出口;于家,清明是绿叶对根的一种眷恋;于国,清明是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今年的清明节于我而言,更是一种隔代亲情的寄托。“远行”的“水三代”孙儿是根脉的一面镜子,用泪水和春风轻轻地抚摩,擦的晶亮,才看得见,看得清他那那跳跃在清明的花瓣之上的青春笑脸,才能让云彩飘散到地平线之下的空间,让花鸟、春风和亲人感知到:清明,寻根脉品精神寄情感。

清明时节念母亲

曹金庭

眼看快到清明节了,不免又怀念起已故的母亲。

母亲是在2012年的正月初五早上走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77岁。

早几年,母亲一直住在我这里,去世的头一年秋,她因为腿疾和眼病,实在不想在我这里待了,总吵闹着要回老家去,我只好依了她。为了便于伺候她,我和妻商议,先由她随母亲回县城,随后我再回去探望。

进了腊月天,母亲的病情突然有些加重,妻急唤我回去,我心里即刻就沉重起来。腊月二十六,我急急匆匆带了件换的衣服赶回老家。

见到母亲,发现她真的不如从前,身子瘦弱的很是厉害。

妻说,她曾叫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两次,大夫检查罢,也说不啥原因,说可能就是人老了,各方面器官老化了,吃药也不一定会见效。随即开了些药,母亲吃了几天,一点也不见好转。

那些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母亲跟前守着。她要吃啥,我和妻就尽量给她去做;她端不好碗,我就端着碗一口口喂她。

到了除夕晚上,煮好了饺子,我端着碗喂她,她只吃了三个。大年初一的早上,妻又煮了饺子,我又去喂,她仅吃了一个半。随后几天,她也就不再吃啥东西。后来水

也喝不进了。我们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而母亲就只是昏睡在炕上,怎么放下她,她就怎么睡着。

初五凌晨的四五点,我还叫醒了她,她“嗯”了一下,我问她喝不喝水,她弱弱回说,不喝。但到了七时许,我觉的屋里静地很出奇,孩子们和妻都在沉睡中。我挨着母亲,却听不到她一点的气息,心里就有点慌。再去唤她,她就不应,任我几次唤她——“妈”“妈”,她依然一声都不应。看她的面容却是十分地安详。

母亲一生很苦,她的命就像黄连一样。她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幼年是在我舅爷家长大的。一生养了七个孩子,抚养我们五个。父亲早在1978年就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孤苦的生活了三十多年。不管生活有多么艰苦,她还是竭力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一个一个的看着我们成了家,像小鸟一样都飞了出去,她却一个人守着乡下。

每次看她站在院门口,送我们出村时那个孤单的身影,我总是心里沉重半天。现在,我们的光景,眼看着都要好起来了,她却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爱干净,勤节俭。就是那些年,住在乡下村里的土窑里,她也是常将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

清明的怀思

倪涛

雨,中履沾湿,行倦而兴败矣。神魂散乱,思人酒家暂息而未能也。故见牧童而同酒家,遥望杏花深处而指示之也。

把一个节气安驻在诗词里,人们在起伏的岁月里就能找到许多旧时光的依托,杏花微雨,酒旗斜进暮阳,向内沦陷的泪水,微漾的春风,这一切像发酵了的粒粒粮食,氤氲着十里八乡人们的情结,雨脚如泥也好,牧童横笛也罢,这首意象满满的小诗,一边稳稳地融进水墨的写意里,一边深深地浸进我们血脉相承的骨髓里。

清明雨多,雨丝纤缕缕,再没有一个节气如它般能追溯到对生死的体悟上。诗人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他不信人间能有什么可以穿过阴阳,与逝去的人捎去一丝音讯,这多少太残酷与生硬了些。

有一回看老树的画,有一副那位民国长

衫男子在清明时的旷野里祭扫自己的母亲,那画面已让人生哽咽之势,再看他几行小字“每年此时此刻,进山看看妈妈。送些吃的喝的,陪她说说闲话。自她离去之后,家已不像个家。想起她的样子,心中泪如雨下”,便轰然泪下。

每个人的心中早晚都会住进至尊的亲人。先人的名讳,经年迎风而立,墓碑被雨水一洗再洗,草木渐渐葱茏,而音容不在,怎么着都让人觉得忧伤。那哽在喉咙里的称呼,被刻在墓碑,春天行进至此,便牵出骨肉之间的血脉传承。和一个魂灵絮叨他不再参与的日子,从未觉得是件虚空的事。香火一燃,即便是隔世的爱,突然就有了依托,他们只是安静地倾听,虽然不给一点提示,我们也可以瞬间了解到一种禅悟,是那种日常很少触摸到的,内心深处的迢迢归窟。

乙巳年清明书

陵少

那些从旋旋风
缠住脚步中逸出的
花瓣,“呼”地一下
被挖掘机的轰鸣声
反弹至天空

多么痛!这些和香樟叶
一起落下的小脚女子
蹙着眉头,散落在60年前
小花园的墙角下

还有什么冤屈
可以配得上
阳春三月落下的
雪花?除了被从
坟墓中刨起,就是那些
还在继续的死亡

你从暗管里涌出来的
污水中看见
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
正源源不断地
如潮水般涌来
无边无际地,就像这
江汉平原上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清明

杜风

一股漩涡风。把地面上的灰尘
鸡毛、草屑和世间的悲喜卷起来
像祭祖的人,跟随扫墓的人群
朝九牌洲村的墓地快速奔跑
旋转着,与村头那棵槐树肩比肩
扶持一张黄纸,像攀登楼梯一样
抬高漩涡。越过石碑上的碑文
渐渐停在公墓里。老槐枝继续摇晃
长满草的泥土,被铁锹挖成饭钵子
像逝者坐在坟头最高处,对饮
膝盖相抵说话。那股风底的漩涡
仿佛有无形动力,沙粒探舞一把刀
鸡毛真的可以上天,枯草被捧到
半天妖。直到越野车开走以后
像醉汉的纸灰,从空中晃悠落下
在一片春草之中,小花的头顶
我的眼睛,突然间变得清明

汉口烈士陵园祭英烈

李珍文

又是清明
一个潮湿的雨季
我伫立在汉口烈士陵园前
用虔诚点燃一瓣心香
焚烧一张张纸
祭奠不朽的英魂

我从升腾的烟雾中
触摸岁月的印痕
看见了隔着年代的硝烟
看见了血火交融的寒光
看见了为信仰厮杀的身影

苍穹如水
天空一片镜白
映照坚贞与伟岸
在绿叶摇曳中鲜活
在天地脉搏中颤动
在哀思与隐痛中
婆娑成不老的记忆

一杯黄土添断肠
清明几缕寄离殇
我把淅沥的细雨

化成一抹淡卷的微云

连同哀伤与敬畏
遥寄给远方的天堂

清明·祭酒

林钊勤

黄昏是多情的,在那个小酒馆
我们再次陷入离别
街道嘈杂,我无法辨认它们的出处
我们同样沉默着
在小小的包间
气氛已经让人微醺
感觉到热,脱去沉重的外套

打开一扇窗,让那些声音
再大一些,淹没我们……
行人缓慢地走过街道
我感受到了行囊的重量
不止是食物和水……

我们这次分别,去往
各自的空旷的地方
我们无法复制这些声音
带走的只有小巷里生活的底色

在清明

谭哲胜

雪花不合时宜的浸上掌心
又悄悄融化
阳光穿透另一个世界
鲜花像新的伤口一样妖娆
白云悠游在平静的湖面上
等待着岸的打捞
无法打捞啊

这一路上深深浅浅的痕迹
沾染了尘土
在清明
一切都有了无法涂改的标签

清明,走进那间小屋

罗鑫

梦里走进
麦地那间小屋
低垂的茅草
垂着一只风干的葫芦

帐钩上的烟斗
残存着体温
暖炉上水壶
打着沉沉的呼噜

场院空空
不知主人去了哪里
刚摘的早茶
还闪着苍翠的露珠

生命恋歌

黎世成

三口人蜷缩在水泥的皱褶里
大桥洞洞出潮湿的月光
小铜锣把黑夜敲成碎银
父亲将蟒蛇绕成项圈在女孩脖子上
春天在围观者的瞳孔里炸裂

山风将誓言译成琴弦
茶蛇盘踞在休止符上等候
汗珠滴落处
青苔疯长成婚契

肋骨与肋骨相触时
两具年轻的身体在鳞片间抽穗对视
无数未说出的韵脚

